

<<三七撞上二十一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三七撞上二十一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635339

10位ISBN编号：7806635335

出版时间：2008

出版时间：中国书店

作者：陈枰

页数：23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三七撞上二十一>>

前言

我数学不好，经常认为负的加负的等于正的，高考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是23分。若干若干个年头过去了，白天遇到难缠的事，晚上做梦我总是会突然出现在数学考场上。

数学老师说：请大家看好题…… 我看了，考卷上的公式认识我，我一点儿都不认识它。心跳没了……我吓醒了！

数学这么差，为什么还要知难而进用乘法口诀给自己的小说命名呢？因为我们遇到难题需要下决心的时候经常会说：“管它三七二十一呢！”

三七二十一是一条定律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，有太多的秘密和命运的悬念不是用定律就能解读出来的。

爱情更是如此。

人们，尤其是女人，在爱的战场上付出了她们一生的东西，得到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于是幸福成了一种梦想。

人是打不垮梦的，这个梦破灭了还有下一个梦在前面等着你。

<<三七撞上二十一>>

内容概要

三七二十一是一条定律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，有太多的秘密和命运的悬念不是用定律就能解读出来的。

爱情更是如此。

人们尤其是女人，在爱的战场上付出了她们一生的东西，得到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于是幸福成了一种梦想。

人是打不垮梦的，这个梦破灭了还有下一个梦在前面等着你.....

<<三七撞上二十一>>

作者简介

陈枰，国家一级编剧。
内蒙古人。
主要作品有电视连续剧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、《青衣》、《追赶我可能丢了的爱情》、《民工》等，
电影《天上草原》等。

<<三七撞上二十一>>

章节摘录

1 翟耀东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：二十岁的男人半成品，三十岁的男人是成品，四十岁的男人是精品，五十的男人是极品，六十岁的男人是上品，七十岁的男人是废品，八十岁的男人是纪念品。

翟耀东今年刚满四十岁，正处在精品男人阶段。

精品男人翟耀东没结婚，是个连正经恋爱都没有谈过的童男子。

如果从二十五岁开始有人介绍对象算起，两个月见一个，十二除二等于六，十五乘六……如此推算下来，翟耀东已经见过九十多个有可能成为他老婆的女人，还差十个就进百了。

总有一天，他会拉着一个女人的小手告诉她说：“你是我的百里挑一。”

翟耀东是个有梦想的人，白天无法实现，就在梦里继续努力。

这一天，他又做梦了，梦见自己攀着绳子上墙，健步如飞地在墙上走。

墙下是自己的家，窗子里面目不清的老婆和面目不清的儿子在温暖的阳光下吃饭。

一个蒙面人突然破门而入，他闯入得太突然，翟耀东猝不及防，脚一滑，仰面摔躺在墙头上。

翟耀东举起来手里的DV机拍摄下来蒙面人的整个犯罪过程。

DV机里老婆拿出来一兜子钱，一万块一叠，十好几叠。

劫匪不满意，他用胳膊狠狠地勒住老婆的脖子，老婆挣扎着扭过脸冲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喊起来：“耀子！

耀子！

” 翟耀东想下墙，发现上墙用的绳子被母亲收走了。

老太太用那根绳子在院子里晾衣服。

“妈！

妈！

你快把绳子递过来！

” 翟母听不见儿子的喊声，她把蕾丝胸罩、短裤和孩子鲜艳的衣裳一件一件搭在绳子上。

翟耀东急得冷汗直流，他用手指抠着墙缝，壁虎一样爬上屋顶，又从屋顶爬下去。

他脚踩窗台，顺着窗子弹射进屋子里。

蒙面人松开他的老婆，掏出手枪，动作漂亮地耍了个枪花，抬手就是一枪。

弹头发刺眼的光，旋转着冲着翟耀东的瞳孔飞过来。

子弹裹着风声的啸响里飘出来一个男人甜腻腻的歌声：亲爱的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……

阳光在翟耀东的脸上爬行，暖得人发痒，他的眼皮哆嗦了几下醒了。

他翻了个身，不情愿地睁开眼睛，电视里一个男票友正翘着兰花指在唱旦角。

翟母把干净的内衣内裤拿到儿子的枕头边上说：“这么喊你，都不醒，看看几点了？”

” 翟耀东看了一眼手表，差十分九点，他慌忙爬起来换上衣服。

几天前他在都市生活报上登了一个征婚广告，跟几百个等待挑选的男人挤在一个二指宽的夹缝里。

压在他身上的不是博士就是硕士。

介绍他一共用了二十几个芝麻粒大小的字：B252年龄四十岁，身高一米七六，体重七十五公斤，职业，公司职员，未婚。

字太小，眼神不好的，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。

昨天，他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，约他十点钟在觅渡桥旁边的超市门口见面。

翟耀东的家是一所老式的房子，一间卧室，一间客厅，外加一间违章盖出来的厨房，面积大约60平方米。

卧室翟母住，客厅里靠墙的地方，用三块木板架起来一张床，翟耀东在这张床上一睡就是几十年。

他不觉得委屈，翟耀东有个特点，从来不跟比自己强的人比。

没有比上不足，那么就永远比下有余，所以他胸膛里那颗跳了四十年的心脏依旧红润细嫩充满弹性。

翟耀东在厨房里洗脸，翟母在旁边倒水挤牙膏伺候他。

翟耀东长得不像母亲，他是墙上父亲那张遗像的拷贝。

<<三七撞上二十一>>

翟母个子矮小，皮肤细腻，鼻梁高挺，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有些姿色的女人。

翟母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翟耀东的父亲，先后生了女儿翟春红和儿子翟耀东。

翟耀东的父亲体弱多病，四十不到就让老婆守了寡。

翟母靠一个月三十二块钱的救助金把一对儿女拉扯成人。

翟母不识字，她的是非判断全部来自戏曲中的戏词。

女儿翟春红违背母愿嫁给海员去了外地。

翟母伤心了一阵过去了，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。

翟耀东是她一寸一寸养大的，在她的眼睛里，全世界的没有一个女人配当她的儿媳妇。

谁嫁进翟家门，她的儿子都吃亏。

翟耀东见过九十个女人，其中五十个是被母亲一苍蝇拍子“拍死”的。

另外的四十个是对方没看上他。

翟母不服输，撇着嘴说：“没看上我儿子的女人，是没有眼光的女人。”

墙上挂满水渍的镜子里映出来翟耀东的脸，翟母看着镜子里的儿子问：“今天要见的那女的在哪儿上班？”

翟耀东努着嘴把脸上的肉扯到一边，仔细刮着腮帮子上的胡子茬。

他嘴里“呜噜”了一声。

“嗯？”

翟耀东擦干净脸上的肥皂沫子说：“医院。”

翟母满意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翟耀东坐在饭桌上，一只手操遥控器换了电视频道，另一只手接过来母亲剥干净皮的鸡蛋一口塞进嘴里。

电视里一个民工打扮的女人，偷偷摸摸地往地上和电线杆上贴小广告。

主持人说：我们要坚决杜绝这种影响市容的不文明行为……此新闻由本市居民翟先生提供。

翟耀东得意地笑着露出来嘴里的鸡蛋黄，他说：“一条这样的新闻二百块，《社会写真》要是一个星期能用我一条新闻，每个月我就能多挣八百块钱，比拼死拼活地长一级工资合算得多。”

“昨天来人测量房子了。”

翟母说。

“你跟我说两遍了。”

“我说八遍也不见你着急，多一口人，多十个平方米呢。”

你早晚也得娶老婆生孩子不是？

现在不赶紧定下来登记了，面积一点没得着，以后咱娘俩的房子还得祖孙三代四个人住，这么一想，心里都亏得慌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翟耀东穿好衣服往外走。

“去那么早干啥？”

显得多没身份。

听母亲这么说，翟耀东放慢了穿袜子和鞋的速度，他站在立柜的镜子前面把白色的棒球帽扣在脑袋上，又把微型DV机系在腰间。

翟母皱着眉头打量着他：“戴这么顶孝帽子多难看？”

翟耀东把帽子摘下来，看了看又戴上了。

戴这顶帽子是昨天在电话里定好了，这是女方辨认他的一个明确标志，母亲有意见他也不能搞了。

约会地点在觅渡桥的超市门口。

那女人在电话里告诉翟耀东，她穿一身黑衣服，打一把黑伞。

翟母不喜欢女人这副打扮，说：“一身黑？”

听着就丧气！

那女人的声音低沉圆润，沉浸在她的声音里不由得不产生在太空里坠落的幻想。

别说穿着一身黑，她就是披麻戴孝，翟耀东也会冒死去见她一面。

<<三七撞上二十一>>

相对象这件事叫翟耀东又爱又十良。

爱的是，每一个女人都是新鲜不可知的；恨的是，每次见面，女人们总是往费钱的地方领他。不去，显得不男人。

去了，活生生地让她啃一顿，肝疼肉颤不说，回家交不上账，老太太唠叨得胜过唐僧。妈是为自己好，这点他心知肚明。

翟耀东在文化宫下车转乘35路，车还没有到，他仰着脑袋看站牌上的站名。

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挽着丈夫的胳膊絮絮叨叨地说着家务事，男人眼睛盯着站牌心不在焉地听着。

35路车来了，翟耀东夹在人群中挤上了车。

车门在售票员的大声吆喝中关上了，司机发动了汽车，35路车缓缓往前开动，司机在后视镜中看到一个女人跟着汽车拼命奔跑，她边跑边使劲拍打着后车门。

司机踩了一脚刹车，打开了车门。

女人跳上汽车，靠在车门上气喘如牛。

售票员大声说：“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面走！”

”女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手拉着扶杆一使劲，离开了车门，钻进了车厢里。

这个女人名叫邓佑真，今天对她来说，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

她要去交二手房的首付。

从娘肚子里爬出来长到四十岁，这是她第一次有自己的家。

没结婚前，家是父母的家。

结婚以后，家是丈夫的家。

对父母来说，她是嫁出去的女。

对丈夫来说，她是离了婚的老婆。

在哪个家里她都是外人。

俗话说的好：一个萝卜一个坑。

没有坑的萝卜是自卑的萝卜，她得好歹找一个坑把自己这根萝卜栽进去培上土，黄土埋半截，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。

车厢里很拥挤，邓佑真被不断上车的人挤到了翟耀东的身后。

“没买票的请买一下票！”

”售票员伸着脖子冲着刚上车的人大声喊。

邓佑真掏出钱包，拿出来十块钱，递给售票员。

售票员够不着，翟耀东顺手接过来钱帮忙递了一下。

邓佑真瞪着眼睛，看着售票员给她找零钱。

她的眼睛很大很黑，看上去有几分眼熟，这个熟藏在一个角落里，少年时期酸酸甜甜的感觉刚一露头，倏地一下又没了踪影。

汽车到站停下来，又上来了几个人，他们推推搡搡地把翟耀东挤到了跟他一起上车的那对中年夫妻中间。

女人的个子不高，头发蹭着翟耀东的鼻子，她的头发上有一股子炒菜的油烟味儿。

翟耀东涨着鼻孔想打喷嚏，嘴张了两下没有打出来。

女人没有察觉丈夫被挤走，身边已经换上了另外一个男人。

她的手很自然地插进翟耀东的臂弯里。

翟耀东的脑袋一下子空了，心跳出来拖拉机开动的“突突”声。

他鱼一样地张着嘴，眼皮抖得不敢往起抬。

翟耀东垂着眼皮，眼珠顺着胳膊往下溜，他看到了一只白胖的手。

这只手手指粗短，手背上面旋着五个很深的肉坑。

“一会儿咱俩到超市买点肉馅。”

”女人眼睛看着窗外。

翟耀东舌头根儿发硬，唾沫干在了上牙膛子上。

那只胖手松开了他的胳膊，伸到他耳边，缠绵地攥住了他的耳垂，轻轻揉搓了一下又一下，翟耀东的

<<三七撞上二十一>>

脑袋“嗡”的一声冒出了金属声，身上的汗毛齐刷刷地站立起来。他的耳朵小时候被母亲掏耳朵的时候摸过，那个摸跟这个摸的性质截然不同。这个摸很霸道，里面藏着一种不地道的东西，弄得他突如其来地尿紧。

女人说：“我妈做的馅好吃，晚上叫她给咱们包饺子吃。”

翟耀东闭着眼睛咬着牙，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抽着凉气。

男人听到老婆说话，他没有搭腔。

女人的手加重了力量，她狠狠地捏了一下翟耀东的耳垂。

“一说去我妈那，你就装哑巴！”

“这只胖手劲儿真大，翟耀东疼得头一甩，脑袋砸在身边那个男人的太阳穴上。”

“咚”的一声闷响，两个男人“哎呦”叫了一声，同时捂住了脑袋。

女人发现自己捏错了人，吓得惊叫了一声：“妈呀！”

“她的叫声很大，引得车厢里的人纷纷回头看。”

男人捂着脑袋扭过头看他老婆，他的老婆脸蛋青中透紫，翟耀东的脸蛋紫中透青。

这一男一女神色慌张，喘息未定，模样十分可疑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男人虎着脸问。”

女人红着脸看了翟耀东一眼，话翻上来又咽下去。

男人抬手给了翟耀东一个耳光。

“吃我老婆的豆腐，瞎了你的狗眼！”

“你……”翟耀东后面的话没来得及出口，男人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。

“冤枉”两个字从胸腔里迸出来，横卡在喉咙口。

翟耀东站立不稳，朝后面倒去。

乘客们猝不及防，一个撞一个，多米诺骨牌一样惊叫着往后倒。

车厢里大乱，男人揪住翟耀东的衣襟把他从地上拖起来。

翟耀东使劲挣扎，触摸屏的手机从衣服口袋里掉在地上。

翟耀东怕被人踩坏了，挣脱男人的手，趴在地上捡起来手机。

男人看不见对手，急得一蹶一蹶地往高处蹦，他谢了顶的脑袋在人群的头顶上一起一伏潮涨潮落。

男人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是爷们儿，别往裆底下钻，有种，你给老子站起来！”

翟耀东捡起来手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司机突然急刹车，车上的人往前一冲，翟耀东差点被扑倒。

他左手紧紧抓住身前的栏杆，为了站得稳，拿着手机的右手又扶住了头顶上的栏杆。

胳膊肘撞了邓佑真的脸一下，邓佑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嘴里嘟囔了一句：“讨厌！”

“怎么开车呢？”

“乘客们七嘴八舌地骂司机。”

司机把脑袋伸出去骂横穿马路的行人：“你不想活，别拿我当垫背的！”

“行人低着头急匆匆地跑过马路。”

汽车在觅渡桥站停下，乘客们拥挤着下车，大家谁也不让谁。

翟耀东和邓佑真同时卡在车门口，拥挤中，翟耀东的左胳膊无意间插进了邓佑真右肩背着的挎包带中，俩人挣扎着一起挤了出来。

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，走得很急。

翟耀东胳膊上挎着邓佑真的挎包带子拽得她一个趔趄，差点跪在地上。

邓佑真使劲把挎包拽回来，紧紧抱在怀里。

她瞪着两只眼睛看着翟耀东，骂道：“抢劫啊！”

“翟耀东说：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邓佑真说：“你还想说在车上耍流氓也不是故意的呢！”

“翟耀东憋的一肚子火被她撞了出来，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挎包带子，把她拽回来。”

“谁耍流氓了？”

<<三七撞上二十一>>

谁耍流氓了？

”翟耀东脖子上的青筋绷起来老高。

邓佑真死命拽过来挎包带子，看到挎包的拉锁好好地拉着，她搂着挎包，狠狠地瞪了翟耀东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翟耀东站在那里气哼哼地盯着邓佑真远处的背影，丧气！

真他娘的丧气！

早上做的那个梦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，果不其然，一出门就触了一连串的霉头。

翟耀东皱着眉头骂骂咧咧地上了超市的台阶，他一眼看到了站在台阶上的那个跟他约会的女人。

徐竞男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装，打着一把黑布阳伞，她扬着小巧的脑袋，挺着细长的脖子，目中无人地站在台阶中央。

这女人皮肤雪白，黑白对比产生了如此强烈的视觉效果。

翟耀东的胸膛里“滋啦”一声响，滚热的烙铁熨烫过去，胸中所有的不快都被熨得平坦舒展了。

徐竞男用一身黑告诉前来赴约的人，她不是来搞对象的，她是站在新的约会地点上，凭吊她失去的青春岁月。

她要给跟她约会的男人一个提醒，她不属于他的生活。

可是她的脸，她的手，她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节都对翟耀东发出了难以抵御的呼唤。

徐竞男从墨镜上方盯着翟耀东，目光妩媚犀利。

一块一块空白在脑海中跳跃而出，翟耀东在大脑短路的同时心脏也极度缺氧了。

“你迟到了四十分钟。

”徐竞男的声音柔和动听，一点儿都不像责备。

“路上堵车。

”翟耀东听见自己的声音挂着水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。

徐竞男摘下墨镜看着他，翟耀东的心被揪了一下，这是他见过的九十一个女人当中最耀眼夺目的一个。

徐竞男眼睛盯在他的脸上，两排浓黑的长睫毛上上下下刷了几下。

翟耀东被她刷得心如擂鼓气喘不均，他在心里默念着一二三四五六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